

战地记者讲故事



深山水兵

■钱晓虎



插图:唐建平

这个秋天,我来到大别山深处的海军某通信部队采访。在去往连队的路上,我的脑海中时时闪现着充满力量的画面,那是一幅远离碧海波涛、常年与电波做伴的深山水兵大写真。

“系统妥妥完毕,准备通信……”山林寂静,机房内却是一片忙碌。三级军士长陈海林正在紧张执行对海通信任务。从军10多年,从沉默懵懂的新兵成长为勇当先锋的海军“百名好水兵”之一,陈海林的内心经历过一段由寒到盛夏般的季节转换。

“本想战风斗浪,却误入群山深处。”陈海林风趣地说。新兵下连,他被分配到看不见海的深山之中。从此,驰骋深蓝的梦想远去,望着终日作伴的大山,陈海林的内心不无失落。

心态的转变发生在一次参观学习中。部队重走红军路,来到红安县。在这里,革命前辈“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的坚定信仰,冲击着陈海林的心。他的眼前似乎忽然亮堂了起来,一颗奋进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然萌芽。

“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我仿佛看见电波飞出大山,飞向海洋,飞向天边。”红安之行结束后,陈海林一头扎

进机房学习理论、钻研技能。最终,他以优异成绩成为首批担负值勤任务的新兵。

听完陈海林的故事,我又跟随官兵翻山越岭完成巡线任务。每年,官兵要在大山里徒步巡线6个多月。路途中,一级上士廖启发给我讲起了官兵多年巡线的感悟:“只要迈好每一步,再长的路也能用脚板丈量完……”这让我突然想起了营区墙上的一幅标语——“山高信仰更高,路远脚步更远。”

新的通信系统刚建成时,所属装备都是全新的。为了尽快形成战斗力,在熟悉装备期间,官兵一边配合厂家调试设备,一边开展理论学习和技术攻关。在2年时间里,他们自主编撰完成了《装备训练手册》和《装备操作与维护规程》等资料,探索形成配套的训练方法,为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打下坚实基础。

“为什么自动控制系统还没有手动操作快,如果手动操作出现失误怎么办?”

一次,在某任务复盘总结时,新任值班机员明聪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当时,他们临机处置一项应急通信任务,班长魏来当机立断,变自动控制为手动操作,卡着时间点完成了任务。

从这个爱提问的新兵身上,魏来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绝不放过训练中的任何一个疑点。他耐心解释,如果操作熟练,手动速度未必比自动控制慢。况且,这也是他们应对不确定情况时留的一个“后手”——当出现特情时,手动处置能力尤为关键。

“岸上快1分钟响应,海上少60秒焦虑。”手动操作最难的是突破极限。以此为契机,魏来带着战友们一起展开技术革新和技能训练。几个月后,经过逻辑优化、试验验证和训练强化,单系统和整机的手动妥妥时间都得到压缩,应急通信能力进一步增强。

攀登者往往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这些年来,这群深山水兵在圆满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军“双百”红旗部队等荣誉。

就在我采访结束之际,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来:经过官兵升级改造的某型装备和万里之外的舰艇完成整机调试,作战效能由此得到提升。

丹心向海,惊雷无声,深山水兵又一次让梦想绽放在遥远的深蓝大洋。



钱晓虎

记者心语

英雄的平凡和平凡的英雄,搭建起如此动人的世界。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又近中秋,想起去年的中秋夜,我是在野外训练场上度过的。

山野上、训练场、中秋夜、明月光……这让初次参加野外训练任务的年轻卫勤队员们很是期待。

当天上午,野战医疗队刚刚进行了野外20公里徒步行军训练。爬山坡、越丘陵、过丛林、涉溪流,大家体力消耗很大。下午,大家又进行了战救技能全过程训练。傍晚时分,官兵终于迎来了休整的时间。

大家都盼着在这个中秋之夜能充分调整放松一下。我忍不住想,今夜,医疗队会不会安排一些娱乐活动呢?炊事班有没有为大家准备月饼和美味的晚饭呢?

很快,我们等来了一个“惊喜”。医疗队田队长从指挥部回来,脸上挂着些许无奈的神情:“今夜组织救治训练,大家赶快吃饭。”晚饭的时间仅有半个小时。接下来,撤收、转场、开设新营地、组织战救训练……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时间紧急,不少队员草草扒拉几口饭,就一溜烟地跑回去准备。考核在即,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物资、装备、器材、药品——清点、分类、装箱。野战医疗帐篷也要撤收装车,个人携带物品定车定位,生活物资、食品干粮也得打包带走……好一阵子忙活,每个卫勤队员都忙得脚步如飞,来回奔跑着搬运物资。

不经意间,圆月的月亮从东面的山坡上悠然地露出了笑脸。皎洁的月光洒下来,身旁草木被月光渲染得晶莹剔透。远处的山峰,在月光映照下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四周的群山连绵起伏,既巍峨又静谧。月光将医疗队的营地照亮,装载物资器械时甚至用不着灯光照明。在城市里生活时间长了,我已许久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月光了。

大家或背或扛,来往穿梭,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地把大箱小包往车上装,无暇去欣赏这中秋的月色。

这边刚刚装载完毕,来不及喘口气,就接到了上级命令——野战医疗队立即向80公里外的预设地域转场机动。田队长打开地形图,发现行进路线比预想的要复杂。行进路线大多是曲折蜿蜒的山区林地和乡村道路,而且,夜间行军很容易误入岔路。来不

及犹豫,他立即与参谋一起研究确定快速行军路线,迅速启动导航系统。很快满载各式装备、物资和器材的车队,呈一字长龙,在夜色中向目标地域疾驰。

途中,医疗队突然接到指令:“两架无人侦察机即将抵达你方行进路线上空,马上组织疏散隐蔽。”车队迅即结合地形特点化整为零,分组疏散、分头隐蔽,利用高大的树冠作天然掩护。各班组分头紧急向树林深处疏散,防止人体热源过分集中。医疗队还专门派队员攀登到山坡高处,从不同角度观察有无破绽,及时查漏补缺。

即便这样,我们的心里也一直在打鼓,今晚的月光实在明亮,这不是给无人侦察机“打灯笼”吗?很快,两架无人侦察机一闪一闪地飞过来,在周边上空盘旋了一阵子,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还好,无人侦察机没有停太久,很快朝远方飞去。险情解除,车队继续向

目标地域疾驰而去。途中,车队又接连遭遇“道路塌方”、车辆“故障”、小股“敌人”袭扰等突发情况,大家见招拆招,一关一关向前冲。

医疗车队在山区腹地逶迤前行,红十字的标识若隐若现。行军途中,我坐在上下颠簸、左右摇摆的运输车里,感觉头有些晕,便侧着头,望向车外。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让这片山林越发显得朦胧和寂静。

我想,头顶上的这轮明月,肯定也已把故乡的那个小山村照亮。年迈的父亲此时应该安静坐在小院里的藤椅上,旁边的小木桌上沏了一壶茉莉花茶。伴着月光,父亲偶尔品上一两口,篱笆小院里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母亲也坐在月光下,膝盖上顶着一个有些年头的簸箕,里面放着小山似的花生。她一边和父亲聊着秋天的收成,一边手地“噼里啪啦”地剥着花生。我不知道,在父母的闲聊中,有没有提到千里之外的儿子呢?

到达目标地域,车辆刚一停稳,大家又开始“冲刺”。

卸载、整理物资、搭建帐篷、安装调试装备、摆放器材药品、开设各救治单元。这时,天上明亮的满月又为我们提供了方便。清辉洒下,照亮这片区域,我们的效率提高了一大截。很快,一所战地医院在荒野中拔地而起,在丛林迷彩网的遮盖下,与这片荒野浑然一体。

紧接着,一场“救治战”立即打响,各班组马上投入紧急“救治”。心肺复苏、骨折固定、野战手术……医疗队员们密切配合,各单元犹如高速运转的马达。

或许是为了检验医疗队的连续救治能力,上一批“伤员”还没有救治完毕,下一批“伤员”又被运送来了。医疗队员们顾不上休息,救治任务让大家一直高速运转,有的队员在5小时内一口气完成7台“手术”。虽然疲惫,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有平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战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考核中,几名年轻队员还有些手忙脚乱,老队员则显得从容自信。毕竟,他们经常参加训练和考核,经历的锤炼和检验相对比较多次。

一夜鏖战,我们送完最后一批“伤员”,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天已经微微放亮,明月不知何时已经飘向西边的天空。我静静站在帐篷外,一手握着水壶,一手拿着月饼,尽管有些腰酸腿疼,身上软绵绵的,但是心里很放松,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充实感。

苍穹之下,江山寥廓,淡淡的月光为远山披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如梦如幻。一阵清凉的山风吹来,让我顿时心旷神怡。

快速翻看一本浸透雨水的旧相册

东方红,太阳升

凝望界碑

■牟春江

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
听不清遥远的声音和呼吸
但我记住有一只残损的手掌
和那在风中轻轻摇晃的自信
我在黎明到来前醒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忽然感动得想哭

五指峰

山脊起伏勾勒一个安眠的轮廓
秋风如鸟鸣在山谷回响
远眺的眼睛亮亮的、湿湿的
一句呼喊顷刻涌进耳朵
站起来

站起来,只有站起来
才能迈开腿行走、奔跑、跳跃
有尊严地生活
如果遥远的湘水听到呼唤
奔涌的江流也会挺立成飞泉瀑布

站起来
像山峰和纪念碑一样
站立在洒满霞光的大地
天空回荡一个少几清澈的歌声

凝望,是心灵在抚摸
中国红,沸腾在心中
也在眼前绽放
最忠诚的鲜艳是热血擦亮
五颗金星
闪耀在麦穗的怀抱里
根植于沃土
界碑站成一排把利剑、一面面盾牌
连接成坚不可摧的屏障
连接着伟大复兴的前方

凝望,是忠诚的守望
再没有任何重量,能重于界碑
铭刻好的誓言,早已深入心房
越是岁月久远,越是熠熠生辉

凝望也是被凝望
界碑是灵魂的军容镜
站在高地上,不只是身体
更是高过高原天空的精神
是战胜一切强敌的渴望
更是号角,时刻准备吹响
凝望,让界碑望见我的信仰



残损的手掌(外一首)

■程文胜

我梦见
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也在其中
和他站在炮弹撕裂的槐树下
橘黄色花瓣碎落一地
有几片落在他的八角帽
和蓝灰布的破旧军服上
硝烟隐去了太阳
草木闪耀灰白色的光

我和他轻声说话
他抬起手拍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掌残缺三根手指
让我心疼得不忍直视
他和来来往往的人影招手
那些闪闪红星匆匆而过
就像儿时的我

“小罗上次去修水管还被马蜂蜇了。”

“小张也被蜇过。”
“对,那群马蜂特别厉害,上山得绕开那里。”

……
大家七嘴八舌讲着修水管的故事,好像这些所谓的“难题”在他们眼里也没有什么难的。说着说着,大家笑了起来,肖家伟也跟着笑了。

山里的生活,出乎肖家伟的预料。虽然有诸多不便,但战友们的脸上总带着淳朴的笑容。这里的氛围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感染力,让他很快融入其中。

部队需要的地方就是前沿,就是一线。远处山头云雾缭绕,四周树木参天,这是站在山下看不到的景色。呼吸着山间的新鲜空气,肖家伟开始期待自己接下来的军旅生活。



长征

第6234期



大别山下英雄镇(中国画)

董希源作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车辆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肖家伟透过被一层雨幕覆盖的车窗,模模糊糊看见了青山的影子。“离山近了。”教导员张会铨告诉他,“就快到了。”

肖家伟是此次分到这个点位的唯一一个新兵,教导员专程送他过来。

山路越往上走越窄,左侧是山体,右侧是长满杂草的深坑。

肖家伟从小的梦想就是穿上迷彩,成为一名冲锋陷阵在最前沿的战士。没想到,此时他却走进了深山中的点位。

越走林越密。终于,车停在了半山腰的一个铁门前,一名班长早早等在门外。班长朝他们招招手,车缓缓驶入营区。

这时候,雨恰好停了。刚下车,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大鹅。

“鹅防蛇。”在门口等着接新兵的李班长说。他小麦色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让山中阴雨的天空仿佛一下子明亮了起来。他接过肖家伟的行李继续说,“山上经常会有一些蛇虫出没,鹅会把蛇赶走。原本是有两只鹅的,另外一只在前不久台风来的时候受伤了。”

“这里经常会有台风吗?”肖家伟问。

“是的,这里离海很近,台风严重的时候会把营院里的树刮倒。”李班长指着一个碗口粗的树桩给他看,“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应对台风天气的经验很丰富。”